

橄榄绿文库丛书·长篇小说

前凸

雷存钢 著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橄榄绿文库丛书·长篇小说

前 凸

雷存钢 著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2003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前凸/雷存钢著. -北京: 人民武警出版社, 2003.10

ISBN 7-80176-076-X

I. 前... II. 雷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8609 号

书名: 前凸

作者: 雷存钢

出版发行: 人民武警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(100089)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武警部队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 200 千字

印张: 8.875

印数: 1-8000

版次: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76-076-X/I·24

定价: 18.00 元

第一章

不平凡的办公大楼

1

YI

繁华的竹青市，是一座美丽的山城，栋栋现代化建筑依地势高低鳞次栉比，一条条林木、花草绿化带在城市身上缠绕了一圈又一圈。市郊民航机场上不断起降的飞机掠过城市上空，更加浓厚了这座城市趋向大都市的味道。市郊以外几十公里处的铁盾山麓，一座核能发电站正日夜施工，城市的国际知名度也因此而陡生了起来。走进这座城市，有一栋欧洲古典城堡式的建筑突兀出众，加上“城堡”上竖着的三角形通信铁架直刺蓝天，抬眼望去，活脱脱一尊法国塞纳河南岸的艾菲尔铁塔；走到近处瞧瞧，那拱圆的楼顶，恐怕就连世界著名的克里姆林宫、白宫、白金汉宫给人的感觉也不过如此。这栋建筑，就是竹青市武警支队的办公大楼——去年全市的样板工程。

为这栋楼的设计，市政府可没少花工夫。设计图纸八易其稿还难下定论，磨得支队长苟正苟没有了耐心：“你们定吧，按我们提出的内部结构和标准，质量有保证就行，样式无所谓。”

分管武警支队的副市长卢卫说：“哎，老苟，这可不能小看呀，书记和市长都说了，武警支队的办公楼要精心设计，要成为

我市的窗口和门面。”

苟支队长笑道：“明年是机关正规化建设标准落实年，今年还不建好搬进去试用，我明年怎么正规化？再说，别具一格，花里胡哨，也不适应部队。”

“不，你这认识就不对了，你们当全市的门面再恰当不过了。第一，把楼房建得别具一格，老百姓没意见，人民子弟兵嘛；上面也不批评、不会审计，部队嘛。第二，市里也确实需要这个门面，前年中央首长来我市时去你们机关，那破破烂烂的办公楼，让我们羞死了，还好，你们政治布置、环境卫生搞得很好，应付了过去。随着我市的发展，将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中央和省领导要来市里，要去你们那儿。第三，你们的地位和作用特殊，你想，市里的秘密会议、秘密行动，哪次不是你们弄的。所以，搞特殊一点，别具一格一点，是形势需要、任务需要，是咱们竹青市的需要。”虽是开着玩笑，苟支队长点点头，再笑笑，也就算首肯了。

按照卢副市长的政治逻辑，设计图纸又三易其稿，终于定了下来。然后，经过八个多月日日夜夜加班加点的施工，这座别样的欧式建筑终于落成。大楼确实气派，中西合璧，材料上乘，共分八层，支队领导一层，司、政、后三大部各二层，各部还有一个能容纳八十余人的中型会议室；第八层为大礼堂，分两层设计，楼上楼下合计容纳一千余人没问题；战备执勤“八室一库”也各得其所；电脑局域网线、空调、厕所等各类配套设施应有尽有，堪称一流。现在，在新楼办公已近两个月了，机关干部没有一个不是进楼高高兴兴，出楼满面春风的。环境对情绪的影响可真大呀！但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个新的问题挑战性地暴露了出来，就是出入机关的道路途经居民区，弯弯曲曲，狭窄得使东风大卡车出入得像司机学徒考执照一样谨慎慢行，小车出入只能挂个一挡，两车相向而行不能错开，骑自行车只能小心翼翼捏着刹车慢慢滑行。对这个问题，司机们普遍都有反映，机关干部及

家属也有意见；政委葛亮也提出：“为了安全起见，和市规划局联系一下，改改。”副支队长马忠堂说得干脆：“就是几个单位的民房，把他们的头头，以及这个街道的居委会主任请到一起，开个会，要他们让道就行了，屁大个事，还麻烦市里干啥！”

“是呀，市里已经够照顾我们了。但是，像你那么简单从事，部队的形象往哪儿搁？”支队长苟正苟看着马副支队长，又看看政委葛亮，接着说：“该满足了，车又不是不能走，不就一百多米，慢一点嘛。你总不能借口车辆安全需要去拆民房，影响那么多人的生活去拓路吧。我看就这样，下面的意见让它们自生自灭去。”

其实，对路弯道窄的问题，苟支队长在办公楼没有落成之前就感觉到了，连自己的司机小明也经常说：“这路太弯太窄影响注意力，需要改改。”但他下决心不改。他认为，部队的司机都是一个“鸟样”，野得不得了，没有领导带车，脑子里就没有红绿灯，没有警察，没有刹车，一路“英雄车”、“好汉车”。这曲里拐弯的羊肠小道正好给他们提个醒，上堂短暂的安全课，出一趟车就进行一次技术训练。

习惯成自然，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，从这条羊肠小道进出了半年之久，大车小车没有出现掉漆破皮的，大家也就认可了这条斜阳小道。老百姓望着这条曲径通幽的小道，瞅着围墙内那西洋式的办公大楼，不由得从心底里产生神秘和好奇感。街道居委会还仿照“胡志明小道”、“邓小平小道”给取了个正统的名字——“市武警小道”。

2

ER

正月初八，上班族又按春夏秋冬开始了新一轮的周而复始。竹青市武警支队机关八点钟点名，协理员集合整队报告后清点人数，参谋长土旺对上班秩序提出要求，支队长苟正苟作指示。点名完毕，支队党委召开了新年的第一次常委会，决定从次日起，由各常委带队，分别到所属十六个中队跑一遍，了解贯彻落实支队党委扩大会议精神情况，做好各单位节后的收心工作。

晚上，苟正苟在办公室把手机电池充上电，又把近几天的报纸浏览了一遍，快十点时，下楼向机关院内的家属楼走去。回到家里，夫人李小龄、姑娘苟萍还在看电视。

“萍萍，明天不上学？”没等姑娘回答，又接着对夫人说：“明天下队走一圈，准备两套换洗的内衣。”说完冲了个澡就独自睡去了。难得的清静啊，当了三年多支队长，就今天晚上没有应酬、会议，不用东跑西颠，难得呀，难得！这样想着想着，睡意慢慢就袭了上来——

“砰——”姑娘回房的关门声使他一惊，忽地瞪大眼睛，唉，

太静了吧，凭职业敏感，极静是极闹的前兆，今夜不会有大事吧……家里的？个人的？部队的？亲友的？……慢慢地，慢慢地，睡意又把他送进梦乡，响起如雷似涛的鼾声。

夜深了，竹青市也慢慢地睡着了。

“丁零零、丁零零……”急促的电话声把两口子都惊醒了。苟正苟正伸手去拿，李小龄一把夺了过去。这是他当支队长以后，两口子无言的协议，家里的电话首先由她来接，主要是挡那些找关系、走后门、找窍门儿的人的驾。只要不是父母和相当紧急的工作电话，她回答相当干脆：“不在，出差了！”时间一长，“出差了”成了苟正苟的代名词，以至了解的人拨通电话首先就是：“喂，‘出差了’在不在？”李小龄有时反应不过来，漏嘴说出：“在！”弄出许多啼笑皆非的传闻和笑话。但有一个电话是李小龄特别难处理的，那就是和苟正苟由初恋发展到快要结婚的林玉兰，她也在竹青市。

深夜电话响起，不是家里出了事，就是部队出了事，苟正苟凭直觉腾地坐起来，一手挡开李小龄的手臂，一把抓起电话：“喂……”

“支队长，市委马书记电话！”总机说。

“接过来！”肯定有大事，市委马书记亲自打电话。

“喂，苟支队长吗？”马书记的声音。

“是的，书记请讲！”

“今晚我们有个‘0号行动’，你辛苦一下，带一个人到我办公室碰个头，暂不要对任何人说。”

“好的，我马上到！”

苟正苟扣下电话，立即拨通机关小车班，通知司机出车。扣下电话，又拿起来，拨谁呢？拨政委？算了，军事行动，叫参谋长土旺吧，有事再和政委联系，便拨通了参谋长：“参谋长，马上起床，我俩去市委一趟，车在我楼下，快点！”

两人上车——车子出“市武警小道”，在睡眼惺忪的竹青市里飞也似的直奔市委机关。

车在市委机关办公大楼前还没停稳，两人即下车，走进大楼，电梯未开，又一口气爬上八楼，敲响马书记办公室半掩着的铁皮门。“请进，看来是武警的同志到了。”是马书记的声音。二人进门，见里面坐有四位同志，苟正苟只认识方检察长。马书记介绍：“这是省纪委的马处长，同我一个姓；这是我们市纪委张书记，你们接触少一点；这是同仁派出所所长。”随着马书记的介绍，相互一一握手，马书记问方检察长：“老简怎么还没到，这个公安局长……”责怪之语还没说出口，敲门声响了，“说曹操曹操到，别敲了，进来！”随着马书记且愠且温的声音，公安局简明局长进门，扫了一眼在座的各位，朝各位点了点头，小心翼翼在门边找个座位坐下。

“该到的都到了，现在布置一下。”马书记说完这句，若有所思地望望苟正苟和土旺，“哦，武警的还不知道。副市长卢卫腐败问题已基本查清，经济问题已触犯刑律，根据专案组意见，今晚拘捕！”“真痛心啊！”马书记叹息一声，但立刻回到了原来的精神状态，“为了保证抓捕顺利，缩小社会影响，动手时间定于凌晨六时，地点在同仁区他老婆的别墅里，抓捕行动由公安局简局长带两名男干警、两名女干警实施，男干警负责抓捕、办理法律手续，女干警防家属阻拦；武警出动一个班，包围别墅，预防意外情况，并负责抓捕后押送到原戒毒所，进行看守。注意！参加人员一律不准带手机和BP机，防止泄密。”说完问苟正苟：“苟支队长，你们有什么困难？”

“书记，对不起，担负这样的任务，必须经总队批准。这是纪律。”

“哦！这个问题，我们已经向省纪委报告，省纪委也已向省委书记、省长作了汇报，二位领导已经签字批准，省纪委昨天也

和你们总队进行了沟通，可能还没来得及通知你们。你们可以主动问问。”

苟正苟转过脸来问参谋长：“这深更半夜，问谁？”

土旺想了想：“问作战处长吧！”

苟正苟当即拨通了总队作战处长家里的电话，问清了情况。

马书记说的没错。总队原准备次日通知支队的，没想到竹青市当夜就采取了行动。

“书记，总队批准了。”苟正苟对马书记说。

“好！那你们准备由谁带队？”马书记问。

苟正苟站起来：“我和参谋长谁带队都行，由书记定夺。”

马书记示意他坐下，说：“那就要参谋长带队去吧！”又看看手表，“现在是凌晨两时十三分，简局长、参谋长、派出所所长准备去吧，六时准时下手。剩下的，包括马处长在内，也委屈一下，我们在这里静候佳音。有什么情况，老简及时打我的保密专线。”

简局长等三人出去后，方检察长对马书记说：“书记，对我们也不放心，还要在这里禁闭三四个小时呀？”

“我们党最担心的就是你们这些人执法犯法，防不胜防。呆着吧，甩甩老 K，一会儿就过去了，明天补休。”马书记说完，大家会心一笑，纷纷起身搬茶几、挪凳子开始甩老 K。马书记对苟正苟，不到一小时，马书记连输三局，感慨地说：“苟支队，你厉害呀，我们那位副市长大人被你的办公楼弄栽了，我这牌在你面前咋也没战斗力呀。”马书记说得轻松，可苟正苟不禁回忆起卢卫在建楼中的一连串疑问：怪不得当初建楼资金他以部队进出账麻烦、追加资金不好入户为由，资金使用由政府全过程包揽；怪不得施工队换了一个又一个；怪不得大楼图纸换了一张又一张；怪不得大楼封顶时他给支队常委每人送了一台微波炉；怪不得质检部门来时他跑上跑下汗流浹背；怪不得建筑公司在

称呼上有“卢市长”、“老乡”到“卢老弟”的步步亲近……

东方破晓，黎明的曙光透过窗户渗了进来，和日光灯交织在一起，使室内显得有点朦胧。马书记拿完牌后看了看手表，“都六点半了，怎么还没消息？”几个人同时现出焦急的目光，很默契地把牌放下，伸了伸懒腰，在等待中或惋惜，或愤恨，或不可思议地又谈到了卢卫的犯罪过程。苟正苟此时才知道卢卫犯罪的基本情况，才知道其中卢卫还有利用支队建办公楼机会收受贿赂、用支队东风车运走私小汽车的问题，他担心支队有干部与此有染，不祥之兆涌上心头——

约7点钟，电话铃响了，马书记急忙拿起话筒：“喂、喂、喂……好！干得漂亮！……老简，要特别注意看守，一不能让他跑掉，二不能让他自杀，布置要周密。”说完放下电话，“好，我们的工作暂告一小段落，下步就是检察院、法院的事了，大家也累了，休息吧！请马处长给省里说一下，抓捕成功，我这个市委书记没脸向上交待。”说完，大家起立出门各自散去。

苟正苟回到支队，政委葛亮正备车准备下队，见支队长一脸倦意从外面回来，问：“我还以为你先走了呢，有什么急事么？”

“接马书记通知，我和土旺抓卢卫去了。”

“什么？抓卢卫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上次‘双规’后不是说没事了吗？”

“算了，问题大着呢，暂时保密。待会儿，你也待会儿，其他常委也都下午走吧。”苟正苟边向自家方向走边说：“我得洗把脸清醒清醒。”

“行！”葛亮心领其意，“我要常委们十点钟在三楼小会议室等您。”

葛亮比苟正苟小三岁，去年由副政委提升，苟正苟是他的老上级，但他学问大，是哲学硕士研究生，对康德、黑格尔、弗洛

伊德、墨子、韩非子等中外哲学家甚是熟悉，最善于推理，知识也相当广博，是全总队闻名的“小宇宙”。望着支队长疲惫的身影，想起他要求常委留下来，又联想到卢卫一手遮天承建办公楼，再想到他给每名常委赠送的微波炉，猜测加推理，心想：卢卫案件已牵连到支队，要么支队某些干部有染，要么机关办公楼的质量有问题，要么地方纪委还有些必须要部队从法律上支持的问题，或者三而有之……

葛亮要组织股长通知完各位常委，第一个来到会议室，刚坐下，组织股长报告：“政委，参谋长找不到！”

“知道了。”葛亮应了一声，立即起身拿起电话拨通苟正苟家里：“支队长，土旺在哪里，我要保卫股长把他换回来。”

“在原来的戒毒所，要郭斌去吧，交待他，要绝对保密。”

“好！”葛亮放下电话，叫来公务员，“去，把郭副参谋长找来。”

“是！”公务员放下水瓶，乒乒乓乓跑下楼去。

为什么要副参谋长去呢，保卫股长不正是干这事的吗？葛亮揣摩着苟正苟的意图。刹那间又想明白了，哦，保卫股长是支队的保卫股长，是内保。像这类事，是勤务，执勤应该由司令部去。他从心底里说出了一句：生姜还是老的辣呀！

副参谋长郭斌受领任务后，在电话里对家人约法三章：不准打听我去了哪儿，不准发传呼，不准打电话。然后，为了保密，没有要支队派车子，便独自乘车替换土旺去了。

这一切，被政委葛亮听在耳里，看在眼里，感动在心里：多么坚定、忠诚的干部啊！

苟正苟进家门接完葛亮的电话，想到马上要开会，会后还要下中队，迅速走向洗漱间一把推开虚掩着的门，“哎哟——”夫人李小龄正洗完头出来，两力相撞，门反面的毛巾铁挂钩扎实地顶在她额上，顿时鲜血直流。苟正苟连忙弯腰用手捂住，她一把

推开，大喊大叫：“老大不小的，神神秘秘，都快下课的人了，还他妈人模鬼样地紧张紧张……家里又不是公共场所……”苟正苟开始还觉得过意不去，见她叫骂起来，越骂越出格，火也不打一处来：“我进门开锁、接电话，还有走路脚步声，你就没听见？吭都不吭一声，全怪我？你是居心找茬儿。我苟正苟的今天可是组织给的，不是你父亲给的！下课怎么样？我转业！我靠自己，不靠你们，我有这个骨气！”说完拿了换洗的内衣，甩门走了，边走还满腹愤懑：嗨，当初的迷茫，今天的忧患！

苟正苟径直来到办公室，倒出热水瓶里的开水搓了把脸，拿起笔记本匆匆走进三楼会议室，环顾了一下，问政委葛亮：“土旺能不能赶到？”

“能到，他刚才来了电话。”政委答。

“好吧，边开边等。”苟正苟在家里窝了一肚子火，卢卫的案子和支队又有关系，他没有按程序就主持了党委会。在这点上，葛亮心理上也认同，人家当支队长都第四年了，我自己也是他积极推荐才到今天这个位置上来的；再说，他也不是那种争权夺利耍手段的人。其他常委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，都认真地望着支队长……

“首先，通报一个情况：昨天晚上，市里采取‘0号行动’，将副市长卢卫抓了起来！”

常委们耳闻这一消息，突然一惊，个个面面相觑。对支队最关心、市民最熟悉、形象最好、年纪最轻的卢副市长怎么会一夜间就被抓了呢？！

“我和参谋长土旺参加了行动。”支队长继续说，“卢卫的主要问题是受贿、走私、道德败坏、生活腐化。他交待的问题中，有两起与支队有关，一起是建办公楼时受贿，一起是利用支队东风车到广西中越边界接运‘本田’走私车倒卖，真实内幕还在继续调查、侦破。他的其他问题，我们管不着，但如果涉及我们有

问题，必须查清楚。不然，我们这支队伍是谁掌握的，是为谁服务的，连我们自己都会迷迷糊糊。”

会上，常委们屏声静气，葛亮耳朵里也轰隆隆的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：出大事了！这时，土旺推门进来，支队长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那家伙，太懒了！一路吼叫，什么武警不应该抓他，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楼，什么我们这儿也有他的人，什么建筑公司的钱……不说了，总之，不像个副市长了。”土旺说完看了后勤处祖籍闽处长一眼。祖籍闽刹时像被人捅上一刀，眼睛直勾勾的。副支队长马忠堂接过话头，“那狗日的，我早就看不惯他，什么狗屁副市长，每天头梳得光光的，鞋擦得亮亮的，上午穿一套衣服，下午又换一套。有次吃饭，我还在场，他一下叫来仨情妇，吃着吃着还争风吃醋打起架来……”

“好了，不扯了。”苟正苟继续说，“我还没有来得及和政委商量，我个人意见，今天是不是针对这些情况讨论讨论。大家敞开胸怀，有什么说什么，知道什么讲什么，是福赶不走，是祸甩不脱。今年，我在这位置上已是第四年，不出特殊情况，也就是最后一班岗，但出了问题，必须面对。”

“刚才支队长通报了情况，”葛亮说，“涉及到支队的两个问题，我作为政委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但现在还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事情的真实情况查清楚。一是卢卫受贿 30 万元与支队有关系没有；二是用支队东风车走私是谁批的。这里，我又想到了一件事：建办公楼期间，支队根据卢卫的要求和马书记的签字，给工商银行派了一个班的兵力执勤，这回也一并讨论，我的意见是撤了。”负责党委会纪录的组织股长不停地记着，政委说到这儿，政治处主任方东升示意组织股长停下来，不要记了。苟正苟立刻制止，说：“怎么不记了？为什么不记？记！一字一句都记下来。1979 年我当班长打老山时，穿插

中班里弄丢了一箱手榴弹，我不敢报告连长，也没要求补给，结果在坚守一个小山头的战斗中，距大部队跟上仅半小时，因弹药耗尽，不仅山头丢了，而且班里牺牲了7位同志。至今想起这件事，我真想自己去坐牢进号子。隐藏事实、遮掩问题害死人！”

“纸永远是包不住火的，护短护不了短的发展规律，遮丑遮不了丑的败露轨迹，护短遮丑的最终结果只能是短的更短，出现负数；丑的丑得底朝天，不可收拾，千秋受辱。现在，卢卫的案件涉及到了我们，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有短处和丑处，对这两个东西，我们要辩证地认识到它们的滋生能力，要下决心把它们扼杀在现在，扼杀在这件事上，不能让它们在我们支队滋长蔓延。在这点上，我们党委一班人认识要提高，思想要统一。”葛亮接着支队长的话，站起来，慷慨陈词。

支队长、政委的情绪和态度使会议气氛更加紧张，副支队长马忠堂吸烟的声音都能听见……

参谋长土旺轻轻咳嗽两声，说：“我、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谈谈和卢卫的接触和交往情况，这样或许能让党委找出问题和问题的原因。”说完又看了祖籍闽一眼。

祖籍闽知道，土旺是针对自己和卢卫接触较多的情况说的，再加上平时司令部在经费开支、报账、用车、加油等方面两人经常闹得不愉快，言语上冷嘲热讽就没停过。祖籍闽经常是“你是三号首长，要多关照关照后勤……”土旺也常常是“什么三号四号哟，现在摆位是后、政、司，你小子够可以了，再关照就要肥胖变癌了。”在工作中，两人也没少闹别扭，为工商银行上兵的事，两人还痛痛快快地吵了一架。那天刚上班，祖籍闽就拿着有市委马书记签字的“请求武警支队为工商银行派兵执勤的函”找到土旺的办公室：“参谋长，你是管兵的。”土旺听到他这拿鸡毛当令箭的口气，厌恶感顿生，从他手里扯过递上来的函，草草瞟了一眼，把纸函丢在办公桌上，“不行，不符合派兵条件！”祖籍闽